

## 在收获田野上

赵黎(河南平顶山)

十几岁便离开了家乡，几十年来，在心灵深处，故乡却是我时时刻刻骨怀念的地方，故乡保留着我永远的往事。每每我读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的诗文时，感觉顿生。

时间长了，我才明白，我的生命曾被故乡的水土滋养。工作闲暇时，我会长时间盯着远方的家乡，进行着一种隐秘的行走。我自设为旅人，化身为小溪、云涛、河流，流淌着，行进着，成为一个虚拟的赶路人，回到老家。因为那里不仅有生我养我的乡土，还有给予我生命的母亲。

我的这种心情其实就是一种“回望”中的状态，从部队到地方，几易工作，行走的我时常生活在别处。我试图用锐利的目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接住那些梦想中从源头就开始焕发的光芒。

我最难忘的时刻，是每年的人间五月天。“咕咕，咕咕……”布谷鸟欢快地叫着，飞过田野落在老树上，它告诉人们：时令已过了小满，麦子熟了，又是一季收麦忙。

金黄的麦收季节到了，金色的麦浪滚动着生命最灿烂乐章。这时，我请假回老家，陪母亲一起收麦子。路途中，鸟儿飞翔的姿态很美，阳光也变得清甜。黄灿灿的田野，焕发着饱满的激情。夏风从田野间飘过来，热热的，香香的，是麦子的芬芳。

乡村路上，背粮的少年，满脸笑意的老农，牛铃叮当，车声辘辘，一辆辆装得如山一样的运麦车来来往往。在阳光下，在蝉鸣中，优哉游哉，蜿蜒在回家的路上。

母亲在农村分的土地不多，孩子们有了工作进了城。可母亲不愿意住在城里，她惦记着她的一亩多地，盼望着土地上的收成。特别是在收割麦子的季节，母亲的脸上早挂满了喜悦，去商店早早地买了镰刀，磨利，等着我或妹妹回去和她一起收麦子。

麦子用机器收割，人就清闲了许多。可母亲却劝我和她一起去地里拾麦穗。尽管心里不愿意，又不愿违背母亲的心意，只好陪着母亲下地去。

出了村庄，放眼远眺，小时候玩耍的小河两岸，散淡的柳绿，飘逸的桃红，枝头葱茏的杨树，立在与金黄田野齐平的沟岸上。阳光在天空上徘徊，光芒赐给空旷的原野。野兔伏在麦茬里，一不

留神被人们碰着，一蹦几尺远就不见了踪影。田垌中套种的其他庄稼，任夏风摆来摆去。而撒落在麦茬间的麦穗，乱乱的，等候着人们的拣拾。

母亲每次都拾得非常认真，顾不上擦去脸上的汗水，她一次次弯腰，一次次直身……拾了这垌拾那垌，从不间断。拾麦穗时我偶尔抬头，突然发现母亲两鬓渐渐增多的白发，在阳光下是那么刺眼。脸上又深了的几条皱纹，让人为之一怔：母亲慢慢地变老了。

在树下休息小坐时，我和妹妹告知母亲，我们的生活都过得较富裕，让她不要再拾麦穗了。这时，母亲就会慢慢地抬起头，轻轻地：“我知道咱们生活好了，可这些地里的麦子不拾回来，就会烂掉，多可惜呀，人要学会珍惜每粒粮食。”听了母亲的话，看着母亲认真的样子，我们从中领悟了许多。从此，我们没有再劝过母亲。

麦罢，母亲将地里产的麦子和拾的麦子打净，晒干，分成几小袋，分别送给我们兄妹几人。望着饱含着母亲无尽牵挂、浸润着无限母爱的麦子，看到母亲欢愉的样子，我们一次次地感动。母亲是在用生命呵护着她的孩子。

每年的麦熟五月天，便有我和母亲拾麦穗的日子。尽管年年重复，母亲也乐在其中，我则年年向往。时光老去了岁月，也老去了母亲的容颜，但麦地里一点一滴的母爱，融在岁月的缝隙中，让人无法忘记。

在母亲八十五岁那年，她已经不能下地拾麦穗了。但在麦收期间，我一有空就回到家乡，陪母亲到麦地里走走，去闻闻那熟悉的麦香。

一到麦地，母亲就会开心极了。有时会揉开一穗麦子在掌心，她细细地吹去麦芒和麦壳，将这些新麦放入嘴里，轻轻地嚼起来，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看着母亲陶醉的样子，我突然明白：母亲的幸福简单得很，但悠远得很……

岁月的流逝是无言的，当我们对岁月有所感觉时，一定是在深深的回忆中。这些年来，那些遗落在田野的金黄麦穗，那些田野的麦粒芳香，渐渐地从我身后远去。但那段金灿灿拾麦穗的岁月，让我回味绵长，无法忘记，珍藏心底，因为那些日子让我读懂了母爱的真正含义，读懂了人生的许多道理。

## 家乡的诗和远方

郑喜艳(河南平顶山)

周末，带着孩子回了趟老家。我的家乡在高新区东部，湛河东端，是个有1000多口人的美丽乡村。村南，是沙河；村北，是湛河；村庄因这两条河流而变得眉眼生动，端庄秀气。也许，这就是它叫溪庄的缘故。

村内，一座座朱漆大门、墙壁雪白的楼房整齐排列；大街小巷水泥铺就的道路宽敞洁净；东西依次排列三个池塘，池塘里，荷花飘香，鱼儿戏水，喷泉在高空挥洒，彩虹在阳光下炫目；东西主街，是民俗一条街，随处可见石磨、石碾、石槽、辘轳等老物件；家家户户门前的花园里，月季、蔷薇、海棠开得明媚耀眼；文化广场里，村民们伴着音乐翩翩起舞……村外，湛河和沙河交汇处的土地肥沃丰美。

夏初，正是收获的季节。麦子金黄，沉甸甸的麦穗正在等着开机收割；樱桃园里，枝头上挂着一颗颗红玛瑙似的大樱桃，看看就让人流口水；还有葡萄园、梨园、柿园……孩子一看到这景象，就撒开了欢，吃着，笑着，嬉戏着。

母亲说，村庄最大的一处果园要属那50亩的桃园，大

概有5000多棵桃树。桃园在湛河北岸。南岸，是溪庄小学。我们从南岸向北穿过几十米长的大水闸就到了。水闸是1959年全国兴修水利时建设的，古朴厚重，也是一处风景，和整治后的湛河融为一体，每天都向路人展露着风华。

桃园主人说，桃树的品种是黄金蜜桃，比正常桃树的成熟期晚两个月，大约中秋节前后成熟。桃树已种植三年，今年正是盛果期。每棵桃树大概能结50到60个桃子，大的有半斤重。

我们去的时候，桃园正推出桃树认领活动，一棵桃树一年100元，认领一棵再送一棵，两棵桃树所产的100多个桃子都是自己的。孩子马上认领了一棵，说两个月后来摘桃子。

看看碧水蓝天，亲近亲近阳光、土地、树木、庄稼，让孩子在田野里撒欢，捉蚂蚱，斗蟋蟀，扑蝴蝶……再看看挂着自己名字的果树，亲手采摘带着阳光味道的果子……我想，那时，心一定也是沉醉的。

在城市之外，拥有诗和远方，原来并不是难事。

## 光阴一滴

孟玉璞(河南平顶山)

习惯了清晨到河堤跑步，所以每天凌晨5点30分就会起床慢跑，越过彩虹桥，走进那片槐树林。林子长了半个世纪了，斑斑驳驳，有种沧桑的美。树下是一茬又一茬的野草，和树木一起荣了枯，枯了又荣。久而久之，那土地和树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一种气场。人走其中，像走进了某个深深的所在。

这里重新绿化也就两三年的光景，但是经过了人工的点化，美得更有韵致了：树不像过去那样杂乱地生长，而是该拔除的拔除，该移栽的移栽。路也变得蜿蜒起伏，迂回曲折。因为错落有致，树林变得精致清新，走在其中，更加顺畅可人。清晨的阳光带着润湿的光珠从林间洒下，一束束，或长或短，带着七彩的折光。这时候，觉得这阳光也成了可触摸的实物，可收获了存储到心灵的某个角落，以备不时之需。

这树下应该是乡下田埂上的葛草吧，种在这里，被修剪得高端大气上档次：茸茸密密、整整齐齐，青翠欲滴。在乡下羊爱吃，牛爱吃，驴爱吃，马爱吃……忽然想起“芳草萋萋”这个词，所谓萋萋，应该是我眼前的这种状态：茸茸，细细，密密，青青，翠翠，贴了心熨了肺地生长，草尖上密密的露珠闪着光，晶莹剔透。

正这样呆想，头上的喜

鹊突然喳喳叫起来，惊惶着飞到了另一棵树上。看它们惊慌失措的样子，就知道它们对人的成见有多深。还是赶紧走吧，不打扰它们的清梦为好。我迈开腿儿，紧走慢走，走了一段距离之后，再回头看那两只喜鹊，又叽叽喳喳飞了回去。

在河堤的草丛里，忽地钻出两只狗，它们脖子上系着一样的铃铛，并排在阳光普照的草丛里撒着欢，还不时地停下来站在阳光里眺望主人，引得来来往往晨练的人不时驻足观看，而它的主人——那对中年夫妇也并排走着，步履从容，一脸幸福地谈论着什么。

在这条道上，我经常遇见一位老太太，大概有两三个月光景了，每天早上都在林间小道上碰面。我是从西向东走，她是从东往西走。刚开始碰到时，大家都冷淡地谦让着走过去。次数多了后，便互相认识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带着赞许的目光相视一笑，后来就开始打招呼：早啊！你坚持得真好呀！再后来我发现她胖胖的身形忽然瘦了一圈，便惊讶她锻炼的成效！而我也从她的成效里看到了希望而更加坚持。每天起床便有一种期待，以至于有一天因走了另一条岔道没遇上她而感到少了什么，而她也在我外出出了十几天之后再遇上我便问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来，我们之间不知什么时候形成了一种默契，大家都成了清晨里的一道风景搁在彼此的心里，成就了一种美好！